

了凡四訓 譯語

(四)

明儒袁了凡公作原
後學勤儉試譯

三、怎樣叫陰陽：凡是作善，而他人知道的，是陽善；作善，而他人不知道的，是陰善。陰德，受天上的報應；陽善享世間的名譽。名，也是福；但為造物者所忌的。世上享有大名，而實際德行不相配的，多有非常的災禍；世人沒有罪過，而橫遭惡名的，子孫往往驟然昌盛發跡。陰陽善惡之間，原來極微細啊！

四、怎樣叫是非：春秋時代魯國的法律，有贖罪受金的規定。魯國的人，有從各諸侯國家贖出奴僕婢女的，都受政府的補助金。

子貢贖了人，不受補助。孔子知道，就厭惡他說：「賜，你錯啦！大凡聖人做一件事，可以轉移風氣改變習俗，使這種教化道理，普及到一般民衆身上；決不是單求快自己的心意才作的。今天魯國富人少而貧人多，假使接受補助金，就不算廉潔，怎能够鼓勵相贖呢！從今以後，魯國沒有再從諸侯贖人的了。」

子路救一個溺水的人，那個人送一條牛來酬謝他，子路受下了。孔子歡喜的說：「從今以後，魯國拯救溺水的人會增多了！」

從俗眼看，子貢的不受金，是優；子路的接受牛，是劣。可是孔子讚揚子路，責備子貢。因此我們知道，人的作善，不論暫時的得意，而論行為對於後世的影響，是否有流弊；不論一時怎樣，而論久遠的歷史意義怎樣；不論個人怎樣，

而論對整個世界的影響怎樣。現前行為，雖然像是善，可是它的流弊，足以害人；這就是表面似善，實際不是善。現前行為，雖然不像是善，可是它的影響，足以濟人；這就是雖然不似善，實際是善。

這是僅就善的一節來論的。其他，像表面不似義舉的義舉；表面不似禮讓的禮讓；表面不似信守的信守；表面不似慈悲的慈悲；都應當用智慧來抉擇。

五、怎樣叫偏正：先前呂文懿公初辭掉宰相職位，歸到故鄉；全國敬仰他，像泰山北斗一般。一個他的同鄉，喝醉酒來罵他，呂公沒有動聲色，向僕人說：「醉漢，不要同他校量。」關上門，不去理會。過一年後，這醉後罵他的人，犯了死刑，囚到獄裏去。呂公才後悔的說：「假使當時和他計較，送到官署去責罰；可由這小的警告而成大的勸戒。我當時只想存心厚道，不料養成他的作惡；竟到殺身的地步。」這就是以善心，而做惡事的。

又有以惡心，而行善事的。像某一家富戶，當荒年的時候，窮人白天在市上搶糧。他報告縣官，縣官不受理，窮人越加放肆；遂就私下捉捕，困辱這些越軌的人們，然後才安定。不然，幾乎全縣都叛亂起來了。

善的是正，惡的是偏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那些以善心而做出惡事的，是正中的偏；那些以惡心而做出善事的，是偏中的正；不可不知道啊！

六、怎樣叫半滿：易經上說：「善不積累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累，不足以殺身。」書經上說：「商紂的罪，惡貫盈滿。」如同貯藏東西到器具裏，動往裏面積累，就可以滿；懈怠不積，就不能滿，這是一種說法。

先前有一位女人，到寺廟裏，想施捨，而沒有多餘的資財，只有兩文錢，全捐獻出來。住持和尚親身替她懺悔。

以後她選到皇宮裏，富貴起來，攜帶幾千兩銀子，到寺施捨，住持和尚僅讓徒弟作個回向。

凡夫預入聖道之法，是四個果位之初果，三界依苦集滅道而把見惑分為八八品，若將八八品見惑斷盡就能證此果位，再在天上人間七往生死才能證到阿羅漢果。

(註二) 斯陀含——一來欲界之意，尚須在欲界一來往生死，若斷盡見惑以外再斷盡欲界前六品思惑(思惑依三界分為八一品)才能證此果位(二果)。

(註三) 阿那含——不還欲界之意，欲界思惑九品全斷盡所得的果位(三果)，就不必再來欲界生死。

(註四) 阿羅漢——其意義有幾個，現只解釋其一，是不生之意，就是斷盡見惑思惑一切煩惱，不必再在三界六道裏生死輪迴，已證了不生不滅的果位。

合起來講：佛說這長者作七天國王的因緣時，法會上的弟子們有證到須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羅漢果的，也有發辟支佛心的，或發上求下化無上菩提心的。

卯、聞眾歡喜奉行 「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」

這個時候眾比丘聽了佛所說的都歡喜地信受奉行。

(丙) 結 論

須達長者當國家危急的時候，不惜財寶，捐獻國王，報効國家，甚且作七天國王，宣揚佛法。他弘揚佛法而不離愛國民族，愛國民族尤離不了弘揚佛法；可以說整個的佛教就是愛國愛民族的宗教。我國唐朝天寶五年，國家規定了度牒的制度，凡是出家的人必須得正式的證書，正逢唐明皇的時代，安祿山造反，舉國大亂，洛陽長安相繼陷落，唐明皇、唐肅宗都逃難到甘肅省寧州的地方，國家臨於存亡的關頭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出了一位神會和尚在各大城市開設戒壇出售度牒，將所得的資金用來支持官軍的兵餉，所以郭子儀才能順利打退叛軍，收復洛陽長安。從以上這幾個事實，充分可以證明佛教對國家的貢獻是多麼大！當此國家危難的時候，我們更要認識清楚，每一個中國人，要愛國家就應該來信愛國家的佛教。下次再會！

她很奇怪，因而問道：「我從前施捨兩文錢，你親自代我懺悔：現在供養幾千兩，可是令人作回向；這是什麼理由？」

和尚回答她說：「前次財物雖然微薄，施捨的心極真切，除非老僧親身懺悔，不足報德；現在財物雖然豐厚，可是，施捨的心不及前次真切，令人代做回向，已經是足夠酬謝了。」

這幾千兩銀，是半善；兩文銅錢，是滿善。唐朝鍾離傳授丹術給呂洞賓，點鐵變成黃金，可以濟世利人。呂問道：「這種鐵變成的黃金，終久會變不變呢？」鍾答：「五百年後，就變成本質的鐵。」呂明白表示：「這樣，就害了五百年後的人了，我不願作。」鍾贊嘆着說：「修仙需要積三千善，你這一句話，三千功行，已經圓滿了。」這又是一種說法。

又像，作善，心不著在善上，則隨着所成就的，都會得到圓滿。心要著在善上，雖然終身勤奮勉勵，只算做到半善了。舉例證明：以財來救濟人，內不見有能施的自己，外不見有受施的他人，中不見有所施的財物；這就是三輪體空，一心清淨。一斗米，可以種無邊的福；一文錢，可以消千劫的罪。假使沒有忘記這施捨，雖然布施黃金甘萬兩，福也不算圓滿。這又是一種說法。七、怎樣叫大小：先時衛仲達在翰林院作官。有一次，他的靈魂被攝到陰間去，主管的冥官命令吏卒呈上善惡兩種紀錄。等到送上來，惡的紀錄，堆滿庭堂前面；善的紀錄僅像筷子般大小一軸；取稱來秤，盈庭的反輕，如筷子的反重。仲達說：「我還沒有四十歲，怎樣能有這麼多的過惡？」主管說：「一念不正，就是罪惡；不用等待你犯了才是呢！」因而請問：「這軸裏所記的什麼事？」回答他說：「朝廷常興建大工程，修三山石橋，你上疏諫正，這是疏稿。」仲達說：「我雖然講過，但是朝廷沒有聽從，於事並無補益，怎會有這樣的力量？」主管說：「朝廷雖然沒有聽從，你這一念，已在萬民，假使當時朝廷採納，善的力量，就更大了！」所以，志在天下國家的善雖小，而力量大；僅及於一人，雖然多，

也是力量小。

八、怎樣叫難易：先儒說過：「克制自己，要從難的地方去克制。」孔子論為仁，也說：「先從難處做起。」必定像江西舒翁，捨了兩年僅得的學費。代替他人完償官糧，以保全人家的夫婦團聚。還有邯鄲張翁，布施十年所積的錢，代替他人交納贖身的款，救活人家的妻子。這全是難捨的地方能捨。又像鎮江靳翁，雖然年老沒有兒子，但不忍心以幼女作妾，而送還給他的鄰人。這就是難忍的地方能忍。所以，天的降福也厚。

大凡有財有勢的人，他們立德容易：容易而不作，就是自暴。貧賤的人，他們作福困難，難而能作，這才可貴！

隨緣濟眾，種類很多，簡單說一個大綱，大約有十種：第一是與人為善，第二是愛敬存心，第三是成人之美，第四是勸人為善，第五是救人危急，第六是興建大利，第七是捨財作福，第八是護持正法，第九是敬重尊長，第十是愛惜物命。

一、怎樣叫與人為善：古詩大舜在雷澤看見漁人，都爭着在水深流寬的水裏打漁，年老和幼弱的不得不在急流淺灘地方打漁，大舜懷着憐憫他們的心，也去打漁，對那些爭先的代他們隱遮過錯不說，對那些相讓的加以誇耀讚許，同時，自己也以身作則的仿效那些相讓的人，一週年後，漁人都把水深流寬適宜打漁的地方互相推讓了。（案尤雪行老居士注釋，這不過是借着這個故事，表出與人為善的德意，並非勸人捕魚，造謀財害命的殺業。）

以舜的明哲，是他不能以言語教化大眾嗎？可是他不用言教，而用身教來感化。這正是聖人的苦心呢！我們處在這末世。不要拿自己的長處來掩蓋他人；不要拿自己的優點來形容他人；不要以自己的多能來顯示他人。收斂自己的才能智慧，好像沒有，好像空虛。見着他人過失，暫且包涵容忍，同時幫着掩蓋隱蔽，不讓大家知道。一來可以讓他有改過的機會；二來讓他有所顧忌，不敢放縱，公然作惡。看見他人有些微末的長

處，很少的善業，要公開的尊重，並且極力稱揚讚嘆，廣為宣傳。大凡日常生活間，講一句話，做一件事，全不為自己打算，全替社會立法則，這便是大人以天下為公的氣度啊！

二、怎樣叫愛敬存心：君子和小人，就有形有相的表面看，本來容易相混。唯獨一點存心，善惡絕對懸殊。像黑白一般的顯著不同。所以說：「君子心一般，小人不同的，就是在他的存心。君子所存的心，只是愛人敬人的心。」（按此語出於孟子）因為人有親疏貴賤的不同，又有智愚賢不肖的差異。品格萬類，良莠不等。全是我們同胞，皆與我們一體。那個不是我應當敬愛的？愛敬眾人，就是愛敬聖賢；能夠溝通眾人的志願，是溝通聖人的志願。本着希望世界人群，各能安居樂業，以普遍的愛和敬安輯代人群，就是代替聖賢造福人群！

三、怎樣叫成人之美：美玉藏在璞裏，用來投擲敵人，便同瓦塊石子一樣。假使加上雕琢工夫，就會變成圭璋。所以見着他人做出一件善事，或者他的志向可取，他的資歷可以深造，全該引誘扶掖使他成就；或者褒獎勉勵他；或者維持補助他；或者洗白他的冤枉，分擔他的毀謗；必定使他成就而後已。通常世人每對習性與已相反的發生厭惡。鄉人善的少，不善的多；善人處俗，很難自立。並且豪傑志士，如同鐵中錚錚的一股迴異尋常，不甚講求修飾形迹，容易讓人指摘，所以善事常常容易失敗，善人也常常遭受毀謗。惟有仁人長者，匡正和護庇他，這樣的功德最大。

四、怎樣叫勸人為善：生為人類，誰沒良心？但是在爭逐物資欲望的環境下，最容易陷溺自己的本性。凡是與人相處。應該方便提攜指導，開示他的迷途疑惑。如長夜大夢，使他覺醒；像久陷煩惱，救他清涼，這樣的恩惠最週遍廣大。韓文公說：「一時用言語勸化人，百世用書勸化人。」兩者比較，形迹雖有不同，然而對症下藥，時常各有神效，所以言語勸人，也是不可偏廢。對可以勸告的人不去講，這是失人；對不可勸告的人講出來，這是失言，兩種都要自反，運用自己智慧。以期做到合理。（未完）